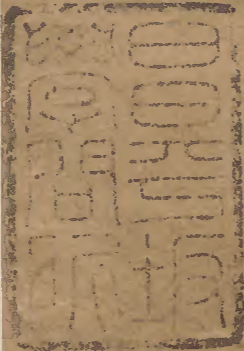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續七

楚史  
趙后遺事  
焚椒錄  
元氏掖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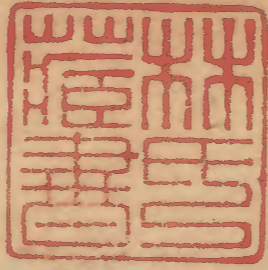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七	一	一	書
函	冊	函	類
一	一	一	
八	冊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7)
函號	370	38

乙集 二 三缺





楚史稿目録

問爲國

茅門令

虞丘子

士豐傳

隱戲

伐陳

晉伐楚

伐鄭



伐越

取陳

伐晉

圍宋

克鄭

問鼎

樊姬

赦解楊

申侯

射兕

好獵

養由基

絕纓

子佩飲王

相人

築臺

沈尹華

孫叔敖諫

寢丘

蘇從

椒舉

復封陳

滅蕭

諸侯請約

少師慶

求過

聘士

優孟

祭不踰

夏姬

目錄終

楚史

目錄

三

楚史  
問爲國第一

楚史  
問爲國第一

明 黃嘉惠 吳繼庸 徐仁毓 閱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

楚史

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

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

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亶傳第四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

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懾。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隱戲第五

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



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一作伍舉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頓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為豪矢而後

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甞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

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授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朽木一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入，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

祥立天下菑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  
一作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強國也道近  
 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  
 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  
 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  
 弱也莊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  
 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  
 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

歛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焉。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闔

一作座

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亦乘闔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一作厄則矜之。小人見人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

而歸爾。子及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及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雖然，吾欲今得此而歸耳。子及曰：王請處  
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將  
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一作幾乎？自手旗左右，麾軍

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

一下有疆字

定王

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其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歷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

一作晏

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

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入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

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

一下有美字

欲王之多

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今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赦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王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今一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既服鄭，一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

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是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攬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立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一作指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疇，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畊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  
涂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  
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  
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  
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  
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色  
不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  
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  
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  
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  
不聞先王之道。今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  
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sub>有</sub>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sub>頸</sub>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sub>頭</sub>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sub>挾</sub>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兵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獨存。

蘇從第二十八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禍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椒舉第二十九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復封陳第三十

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滅蕭第三十一

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

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諸侯請約第三十二

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少師慶第三十三

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

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求過第三十四

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聘士第三十五

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

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優孟第三十六

莊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

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楓。椶。櫟。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



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  
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  
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  
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  
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  
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  
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  
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  
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  
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祭不踰望第三十七

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一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夏姬第三十八

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之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趙后遺事

宋 秦醇撰 武林張易校閱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  
墻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冊中有趙氏瑣事雖  
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  
次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踞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  
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後復引援  
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

天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  
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  
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  
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  
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  
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  
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  
氣怫然不可犯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  
無強近之宗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乃蒙幸

御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  
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  
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  
之姊吾欲裊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  
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  
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  
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  
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  
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

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隣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

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待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躡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

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不體常污御服，童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

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

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旣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攜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

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  
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宮吏蔡規曰  
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  
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  
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  
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  
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  
卽下丹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  
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

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笑聲吃吃不止  
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向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  
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竊帝  
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  
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  
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  
此茶吾意旣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  
吾子今罰爲巨龜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  
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



龜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顛望波間倦倦有戀人之  
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趙后遺事終

焚椒錄序

鼎于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  
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為證足遂使懿德蒙被  
淫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  
以相白乎鼎婦乳嫗之女蒙哥為律耶乙子寵婢知  
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  
嫗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為涕淫淫下也觀變  
已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  
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埃後之良

焚椒錄序

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為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焚椒錄

遼 王鼎述 武林于之英閱

懿德皇后蕭氏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  
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  
升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  
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  
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  
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為蕭氏稱首皆以觀  
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

焚椒錄

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韉菩薩喚作耨幹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

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帷大千都被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秦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

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奉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津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快快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

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

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  
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  
望幸之意也埽深殿閉以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  
積歲青苔厚堦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  
唐敲壞半邊知妾卧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  
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  
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  
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  
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

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  
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  
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待君  
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  
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薰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  
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薰熏爐。待君娛。張鳴箏。  
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  
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  
十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

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媿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姪詞。用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銷一幅強。輕關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顛酥香。芙蓉失新艷。蓮

花落故妝。兩般總甚比。可似粉腮香。螭嶠那是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筍香。鳳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覓別有香。咳唾千蕊醜。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

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特出與清子云老婢媿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巳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媿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

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于冑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鞞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

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  
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  
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  
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  
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  
起可爲我喚醒登叫惟一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  
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  
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  
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  
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答遂斥外直但朱頂  
鶴與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  
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  
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  
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  
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  
詰后痛哭轉辦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  
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  
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



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  
國家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鞞亦非汝所着爲宋國服邪  
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即下其事使參  
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  
命等訊鞠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  
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  
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  
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

照奸先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  
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奉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  
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  
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  
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  
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命赦后自盡時皇太子及  
齊國諸宮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  
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覲然南

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  
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羗作麗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  
啓耀雖釁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  
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  
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漸過飛霜兮  
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  
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參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  
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

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  
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  
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  
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  
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  
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  
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  
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

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書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卽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

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錄中所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識于此以竢博

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及其妻而兩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為誰當是國初儒舊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生禮耳且曆象

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五日正巳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為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為東方也不可不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為誤矣不然豈有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時乙辛巳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不了公案也海

鹽姚士舜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遼始  
 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爲國姓。蕭氏述律皇后  
 兄子名蕭翰后族因以爲姓可敦突厥皇后之稱  
 孤穩玉也。女古金也。耨幹后土也麼母也。虎  
 斯有力也。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四  
 月二十八調遼大樂也。忒里蹇皇后也。有用郎  
 君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宮

帳遼宮中亦有帳房。各縫鞞遼后服有雙同心帕  
 絡合縫鞞。鐵骨朶遼刑法有鐵骨朶之數擊之或  
 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焚椒錄終

元氏掖庭記

天台陶宗儀撰 明錢震瀧閱

元祖肇建內殿制度精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爲之  
 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垂珠皆五色用絲金絲貫串  
 負柱融滾霞沙爲猊怒目張牙有欲動之狀瓦滑琉  
 璃與天一色朱砂塗壁紅重胭脂彤撩華椀金栴雕  
 榭務窮一時之麗殿上設水精簾塔琢龜文繞以曲  
 檻檻與塔皆白玉石爲之太陽東升殿中燦爛塔更  
 飛輝古謂天子有金殿玉墀名不虛也又有紫檀殿

以紫檀香木爲之光天玉德七寶搖光通雲凝翠廣  
寒等殿其餘不可一一數也

元妃靜懿皇后旦日

一作誕日

受賀六宮嬪妃以次獻慶

禮時南朝宮人亦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

人獻寒光水玉魚一人獻青芝雙此如意一人獻柳

金簡翠腕闌

似今之手鐲類但彼扁而用臂者耳

魚是大真潤肺物如

意是六朝宮人所遺闌又建業景陽宮臙脂井物是疑

麗華所墜后不悅

宮中以玉板筍及白兔胎作羹極佳名換舌羹

玉板筍古

州工產

備載尤良名饌錄及高適詩叙

大內有德壽宮興聖宮翠華宮擇勝宮連天樓紅鸞

殿入霄殿五花殿

亦名五華

殿東設吐霓餅曰玉華西設

七星雲板曰金華南設火齊屏風曰珠華北設百藥

龍脉曰木華并中央木蓮花紫香琪座千鈞案九朶

雲蓋爲五華

大內又有迎涼之所曰清林閣四面植喬松脩竹南

風徐來林葉自鳴遠勝絲竹旁立二亭東名松聲西

名竹風又有溫室曰春熙堂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

元氏掖庭記

二

桂為柱設烏骨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毼毼

九引堂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

穿九尾鍼先完者為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

以贈得巧者焉

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登臺臺上

結綵為樓妃獨與官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

嬪拾之以色艷淡為勝負次日設宴大會謂之鬪巧

宴負巧者罰一席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于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為

袞堂至日命官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

九龍墀龍形九崗金髯玉鱗繞羅亭植紅梅百株延

香亭春時宮人各折花傳杯于此拱壁亭亭六角六

壁旋拱中置夜光珠一顆晦夜燦若白晝光燭數十

步外又名夜光亭探芳徑旁為逍遙市集賢堂臺徑

除御道外植垂梅海棠指甲花徑中十步起一亭皆

松栢竹樹為之苑中每一花開携置亭下以備觀玩

市上鋪陳九州四方珍異揭錦為招又立庖人烹鮮

餽香以供倦游之飲集寶臺凡遠夷貢獻上古所遺



器物一皆貯之。又有眺遠閣、留連館、萬年宮，並在禁苑。又有龍泉井、碼碯石爲井、牀雨花臺、石爲井、湫香檀爲蓋、離朱錦爲索、雲母石爲汲餅。

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携尊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粧，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至于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其或繒樓幔閣，清暑回陽，佩蘭採蓮，則隨其所事而名之也。

酒有翠濤飲、露囊飲、瓊華汁、玉團春、石涼春、葡萄春。

鳳子腦、薔薇露、綠膏漿、酪有杏花酸、脆棗酸、潤腸酸、苦蘇漿、鹽有水晶鹽、薈霜鹽、五色鹽、醬有蟻子醬、鶴頂醬、提蘇醬、油有蘇合油、片腦油、膈肺油、猛火油。

得水  
愈熾

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鴻獸鈔袍。妃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絳繒袍。嬪八十人，冠文毅巾，衣青絲縷金袍。並謂之控鸞昭儀。

熊嬪性耐寒，嘗于月夜遊梨花亭，露袒坐紫斑石。元

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編亭

宮中制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為檻式烏稜為輪

轅頂懸明珠左張翠羽蓋曳金鈴結青錦為重一作層

雲覆頂旁建青龍旗列磨鍔雕銀戟五右張白鳩緝

毳蓋曳玉鈴左宜玉右為金結素錦為層雲覆頂旁建白虎

旗列豹絨連珠槍五前張紅猴毛氈蓋曳木鈴結赤

錦為重雲覆頂前建朱雀旗列線鋒火金戈五後張

黑兔團毫蓋曳竹鈴結墨錦為層雲覆頂後建玄武

旗列畫于五中張雕羽曲柄蓋曳石鈴結黃錦為層

雲覆頂建勾陳旗中箱為帝座外四箱為妃嬪坐位

晦夜遊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

附陳剛中雲車夜遊詩云金根雲蓋輅移玉露花

不墜瑤草綠明珠照乘秋月懸天風吹下簫韶曲

萬年枝上清光滿人鸞導引雙龍管夜深如畫翠

華來三十六宮碧雲煖

巳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

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

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上各設女

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  
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  
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採蓮之舟  
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  
開宴張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鱠酌玄霜之酒啗  
華月之糕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  
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瑤池人  
以爲古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圓共此  
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

得聞步玄之聲耳有騷妃者素號能歌趨出爲帝舞  
月照臨而歌曰五華兮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兮中  
域同樂兮萬國歌畢帝悅其以月喻已賜八寶盤玳  
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紫角玉心之奇  
山聳而至蓮艇奉實絳房金的之異陵壘而來由是  
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旣畢軍  
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癸巳秋順帝乘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  
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

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

附陳剛中太液秋風詩云一鏡拭開秋萬頃碧天

倒浸琉璃影寒飈夜捲雪波去貝闕珠宮黛光冷  
三千歌棹搖綠烟濕髮吹墮黃金蟬琪樹颼颼紅  
鯉躍袞龍正宴瑤池仙

順帝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如  
淑妃龍瑞橋程一寧支小娥麗嬪張阿玄支祁氏才  
人英英凝香兒尤見寵愛所好成之所惡除之位  
在皇后之下而權則重于禁闈宮中稱為七貴云

每過上巳日令諸嬪妃被于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  
用紋石為質以寶石鏤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置  
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為之跨池三橋  
橋上結錦為亭中匾集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亭  
鴈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被  
畢則宴飲于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  
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于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  
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為戲或執  
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小娥體白而

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帝或視朝而退卽與諸嬪嬉遊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于馳電能幾何哉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况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以虛度一生乎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造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綉綵爲花團綴于四面又製爲蜂蝶

雜處其中行則三層磨運百花自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藥之狀又置爲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縹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子雲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絞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御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傲遊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弃天下如土塊耳內豎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池瓊

神皇正統記卷之八  
島亦壺島之匹也。卽今逍遙百歲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于是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一寧爲太真仙妃就于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疊石爲瓊花洞以居焉。

淑妃龍瑞嬌貪而且妬宮人少有不如意笞撻至死有不欲置之死地者則百計千方致其苦楚以醋沃鼻謂之酸刑以穢塞口謂之臭刑夏則火圍謂之蒸骨冬則臥冰謂之煉肋不能酒者強令之飲多至十

梳是名醉鬼削木埋地相去二尺高三尺令女立上又以一木拄其腰兩手各持重物不得失墜名曰懸心之刑凡此類者甚多帝嘗賞賜金帛比他妃有加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頰黃等段以巨萬數嬌乃開市于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段如有買者仍給一帖令不相禁宦官牛大輔掌之由是京師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賈爭相來買其價增倍歲得銀數萬時呼爲繡市又號麗色多春之市凝香兒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官遂充才人善

元氏雜記  
九  
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  
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雖百試不  
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看瑣里緣蒙之衫瑣  
里夷名產撒哈刺蒙茸如氈毼但輕薄耳宜于秋時  
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  
粧出鸞鳳之形製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至此服之  
又服玉河花藥之裳于闐國烏玉河生花藥草採其  
藥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于波中舞婆娑之隊  
歌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藥裳瑤環兮瓊瑞泛予  
舟兮芳渚擊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  
兮擬娥影露團團兮氣清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  
高且圓華綵發兮鮮復妍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  
兮終年帝復置酒于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  
趨亭前衣絳繒方袖之衣帶雲肩迎風之組執千昂  
鸞縮鶴而舞乃歌曰天風吹兮桂子香來閩闔兮下  
廣寒塵不揚兮玉宇淨萬籟泯兮金塔涼玄漿兮進  
酒兔霜兮爲侑舞亂兮歌狂君飲兮一斗雞鳴沈兮  
夜未央樂有餘兮過霓裳吾君吾王兮壽萬歲得與

秋香月色兮，酬酌乎樽觴。歌畢帝笑曰：昔唐明皇遊月宮，見女娥數十，着素衣，歌舞于樹下。朕今酌醪，靈酒對才人歌香桂長秋曲，可謂絳繒娥唱小搖金調者矣。邀香風于屏圍，呼華月以入座。衆嘩俱寂，綠竹交奏，人間之樂當不減天上。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嘗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鷁，旆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

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子袂兮金風競。棹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際涸。歸去來兮樂更誰，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銜落日帝乃周遊荷間，取荷之葉，或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畢竟忘歸。又命作採蓮之曲，于是調折新荷而歌曰：放漁舟兮湖之濱，剪荷柄兮折荷英。鴛鴦飛兮翡翠驚，張蓮葉以爲蓋兮緝藕絲以爲衿。雲光淡微烟生，對芳華兮樂難極。返予



棹兮山月明

程一寧未得幸時嘗于春夜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  
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踪梨花不忍負春風  
綠窻深鎖無人見自碾朱砂養守宮帝忽于日下聞  
之問宮人曰此人何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  
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曰  
牙牀錦被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  
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繼一詞曰淡月輕寒透碧紗  
窻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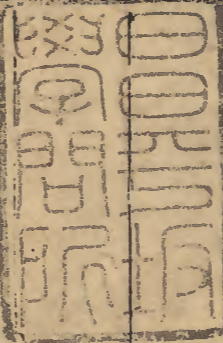
花又吹惜春詞一曲曰春光欲去疾如梭冷落長門  
苔蘚多懶上粧臺脂蓋蠹承恩難比雪兒歌歌中音  
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  
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而知蓋不過者亦衆  
矣遂乘金根車至其所寧見龍炬簇擁遂趨出叩頭  
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  
得至此憂懷中遣况無地是以來接其思耳携手至  
栢香堂命寶光天祿厨設開顏宴進兔絲之膳翠濤  
之酒雲仙樂部坊奏鴻韶樂列朱戚之舞鳴雉之曲

笑謂寧曰今夕之夕情圓氣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  
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  
天怡堂

帝爲英英起采芳館于瓊華島內設唐人滿花之席  
重樓金線之衾浮香細鱗之帳六角雕羽之屏唐人  
高麗島各產滿花草性柔折屈不損光澤可佳土人  
編之爲席重樓金線花名也出長白山花心抽絲如  
金長至四五尺每尺寸縛結如樓形山中人取以織  
之成幅大德間尾灑夷于清源洞得一物如龍皮薄  
可相照鱗鱗攢簇玉色可愛又聞成花卉之形或紅  
或綠暑月對之涼生自生遣人進貢時無識者有一  
胡僧言曰此斑花玉虬殼也

帝在位久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  
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  
紅綃金長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  
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  
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  
奏樂帝又于內院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

元氏掖庭記  
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日于後宮  
海子內游戲船行則龍首尾眼爪皆動又自製宮瀆  
約高六七尺爲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四  
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  
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  
按更而擊



元氏掖庭記終

